

祁州志卷之九

藝文志

本州文

修祁城記

不穀守祁之八年城成實成化甲辰也戒事於龍見
用於火見裁於水昏正畢於日至不愆於時又明年
至將滿代郡父老王彝等若干人請曰城自正統十
載入之後傾圮至今將三紀餘使君起而完之吾民

祁州志

九卷

一

之寐自茲安席矣使君去願一言記之以告後之人謹

礮石侯子笑曰古人爲治三年可使足民八年而予始

城城不材何甚復何記父老號曰吾民欲久安寐使君

作於前後弗有繼城將復墮使君澤弗有矣予度其言

亦然乃告之曰是城不穀非不穀早爲之所也治有在

民急於食可興築乎樂羸之罪奚逃民向未知可興

乎愆素之責奚免予始治之三年大戶已責緩征分

而食饗殮而治日急于樂者千百人若所知也時

興發不賤城職顧乎後是二年天錫小稔民色罔
矣向也壇墀荒萊事神之道未舉也今可後乎予是
有祠廟壇社之修向也學校傾頽教民之政未行也今
可緩乎予是以有門堂齋廡之飭時吾惟首務是亟
暇爲乎迺來三年雨暘時若農有羨餘斗粟十缺時弗
詘矣武備而弗予舉何以禦暴客何以寧民居何以成
地險予之幸也予於是與同寅州判榮河王君吉澤州
申君端用古之道計丈尺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程土
力損者補之闕者治之爲

州志

九卷

二

物平板幹稱畚築量功命日三月而告功盡吾職也夫
吾城之之難如此後之嗣吾守者其材其德故有大過
予之治然民力宜養不得已而用也憫予之難愛民之
力損者補之闕者治之爲
國家昇平之計力亦易爲功亦易舉百世夫何墮父老拜
曰使君言是也遂刊石其銘其辭于石若創修功費財財
歟碑陰爲知州慈溪童潮記

重修學記

聖朝稽古定禮內則有太學外則有郡縣學皆以化育
之地也新安余侯徽來守郡郡決壅疏塞則以學
明舉錯經歷三載改孚民和觀茲廟學之闕猶未備也
予典是教深有感焉適月旦會講請于郡守於是鳩工
命匠構堂三間聯軒六楹月餘落成焉高明亢爽而師
生講學得其所矣越明年丙辰重修大成殿造戟門楹
星門凡黌舍牌額之未備悉皆具舉廩饌有厨會膳有
堂木料瓦甍舉出公羨之餘無費於民踰年告成而百

都州志

九卷

三

姓不知其勞也時司訓侯斌洎判官周董二公咸請予
記諸石予不讓乃言曰古者以五事課吏治以六事責
守令而學校爲先務也余侯世新安迺文公闕里之邦
其於治教之要聞之熟矣他日人倫明於上風俗美於
下是邦之士思其德猶蜀郡之思文翁也遠可想矣是
爲記學正邵衣撰

重修廟學記

一

今而殊不以賢不肖而異者民生固有之天爲治之本也上之人苟有以道守之使全焉則鄉多善俗國有良材天下之治可無難矣然則立學校崇聖道以導民豈非探本之先務歟洪惟

聖朝興舍之設徧暨海宇致治之隆已逾百年天下有司能以探本爲務者多也矧邠爲畿內鉅州其廟學之修容可緩乎按學肇於

國初因元舊址重建在州治之東宣聖廟鄰學左自是有司屢修然歷年旣遠不無修

築成化壬辰知州東莒賈侯自蒞茲土謀諸寮案欲撤

而新之衆志咸協遂募義庀工市地掄材卜以是歲春

三月興事首創明倫五楹次創誠意正心修道三齋并

習舉堂於明倫左右各三楹直明倫之南爲中門臨門

及堂齋四隅周迴創室爲士游息之所凡二十楹又

爲外門後爲穿堂中明倫連齋疊峙廟則拓地稍東

臺高及仞土創大成殿五楹勢與臺相稱然自學四

屋後堂及殿皆止豎木而未覆甍也適侯以內艱去

之者東交張侯幹甫下車卽有繼成之志已而督作益
勤凡前所未備者旣次第完之於學又創會饌堂射圃
亭及庖廩於廟則引泮廡升戟門櫺星門宰牲厨祭器
庫與夫聖賢從祀諸塑像邊豆簠簋尊彝凡案諸器物
悉締構軒豁製造堅好塗飾之精煥如也秋如也落成
於乙未秋八月未幾侯復以憂去任於是嗣守慈溪者
侯潮味思二侯之績深欲謀示永遠而學正黃闈
閩先以走書請記予未及復也至是侯伴來促文且
州志 九卷 五

一石以俟予惟三代盛時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
學所以明倫善俗論秀登賢以底雍熙之治存此焉
今我

聖朝法古爲治一惟文教是崇是重而斯學密邇 京
旣得賈侯倡義創造於前又得張侯極力卒業於後以
至易君之請記童僕之從文惓惓於是者無非上體

朝廷育材之意以探本圖治爲已任也是用述爲記
諸石以勉夫後之人其同時協謀助義者銜者

其陰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博陵劉吉記

重修廟學記

時長至朝賀禮畢食私舍忽邾生劉孝持其師禮
君楫濟夫書示余謂始領

命典教邾州聞廟學圯壞大懼生徒放失備效聞跡無以
恪供厥職喜華容魏侯廷相來守茲土一廟謂之餘
進諸生於講堂命之曰學校以敷教化在與賢良必弘
其規而後可以崇聖道備儒才也今圯壞若是吾尚可

邾州志

九卷

六

以坐視耶其將爲子新之何如衆曰諾寔戊午冬十月

一日也翌日乃議區畫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具候

以令役於衆執事衆翕然不作堅者仍之蠹者易之

者植之頽者直之缺者完之隘者寬之卑者墮之

五月殿廡櫺星戟門成十一月明倫堂尊經室亦竣

人明年十月官廨經射圃諸門成又明年四月神

泮池石橋墻閣成又於學宮之外立二坊牌以表

右曰魚龍變化曰師弟狀元其前殿前殿以及

庖漏大小畢具蓋亦不奕乎其一新矣士夫父老凡有得
於仰瞻者莫不相顧稱羨頌侯之功而况夫典教于茲
者乎辱預鄉榜末一親洎同僚李君福孫君倫焉君縉
及諸生感侯之德無盡謹告請記焉余於是雖未親蒞
祁地以目擊之而魏侯經畫之周至因革之得宜成功
之有漸既乎其可見矣竊惟祁爲畿內名郡舊有學自
洪武已酉逮今凡百三十年前此有修舉之者歷年多
圯壞不免而魏侯能重新之其功不倍於人遠哉况

祁州志

九卷

七

良之生隨

王氣而勝祁之域密邇

王室卽有虞之冀州成周之豐鎬也然虞周之所以盛一

則曰五人一則曰九人率多畿內產焉諸士子於此獨

能無心耶誠能以前代之學業爲依歸古人之事功相

期待則學其虞周一治其虞周之治矣顧不偉歟其

或專詞藝射利祿趨於卑近一非諸士子之所安要

非魏侯修學之意抑亦非虞周請記之意也是爲記

治辛酉仲冬之吉刑科給事中永康徐沂撰

重修廟學記

惟 皇懋建皇極，文命釐正祀典，肇禋先師，孔子于文華殿，載臨辟廱，垂裳講道，以風示天下。于時畿甸熙化，彬彬爾矣。歲甲子，孔侯汝錫自奉，督學遷牧于州，乃喟然嘆曰：弗崇厥構，胡以求觀，弗惇厥教，胡以祗命。厥咎在于予，予曷敢後。越明年春二月，歲生明，乃闢厥基，吉土惟剛，迺遴厥材，隆棟惟良。迺鳩厥工，爰采其

祁州志

九卷

八

長迺諏厥士，會謀未蕪，其中為先師廟，廟之東北為

啓聖祠，廟之左右為先賢廡，廡之左右為名宦鄉賢祠

廟之後為明倫堂，堂之左右為四箴齋，齋之左右為

為櫺星門，門之南為泮池，越七月工告成。又明年春二

月，黜倖未告，諸內史氏曰：願紀歲成，內史道壽曰：於乎

我聞在昔，皇之世，尸仁泐泐，道成風淳，渾爾石敢人，皆

若其元命，蠲飛蚋，動政行喙，息嗚則無事于學，國其學

也，道其始矣乎。帝之世，厥化穆穆，南風廣濟，德是也。

士皆率其彞性寬粟愿恭簡蕪剛寒時則有事于學用
弗學也道其中矣乎王之世厥化皞皞爾厥風靈靈爾
是故官師始脩其彞以鄉塾術序黨庠國均時則學始
遍天下而罔弗事於學也道其終矣乎矧茲孔侯始而
悟道中而敏學終而惇教爾邠士蒞茲學也被茲教也
其知道乎夫知道之始而求之天之命也知道之中而
求之命之性也知道之終而求之性之教也繇立命而
之焉其皇之化之風乎繇率性而之焉其帝之化之風

乎繇立教而之焉其王之化之風乎孔子集賢聖大成
者也故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在末之逮也而有
志焉爾邠士志於希賢賢以作聖王教其興矣志於希
聖聖以同天帝教其興矣志於希天天以入神皇教其
興矣是故立命必本諸性率性必本諸教立教必本諸
志於戲以合觀諸士人立命道之始也立教道之終也
以合告諸多士立志學之始也立命學之終也繼自今
其求孔子之時中乎故曰始條理者聖孔子之道貴始

以安神明以作人而治效益萬今之教猶古之教也
然明時人文宣朗豈無豪傑之士奮然踵學如文翁
蜀也者顧俗吏不不往往先緩而後急文書盈几案
車馬靡道路掾吏委刀筆功課析米菽遂至專政刑而
遺禮樂其又蔽也並政刑而失之間有耀貴巧宦則又
借宮墻爲乾沒計竟使夢奠之楹頽於風雨講誦之所
鞠爲茂草獨奈何視之而弗惜也祁州文廟儒學興
未大壞然勢已就圯

祁州志

九卷

十一

今上五年夏石屏周公來守是邦初謁

廟卽慨然留意

多方區處計程省費積有年餘始克就緒殿廡門垣學

舍坊表祠亭咸因敗爲成易腐爲新歸然煥然居無何

周公陟去維時學訓文亭張君繼廉暨闔庠子衿追念

往績走東鹿屬賈子爲文以記之賈子曰然是誠不可

無紀周公嘗過東東子見其重厚重厚簡默簡默言者不出口至

譚及當世之務則毅然有憂夫不可拔之勇往已已

大冰公極力得禦郊郊民民獲保全全乃乃言言東鹿東鹿則城

而民可知已蓋公以瑰瑋之器惟物之德應變之才純
清刑息訟弭盜安民表節勵行善政種種而拳拳以崇
儒重道爲首務茲元民時若非俗吏所能爲也夫宮
室之修本爲養士計也諸士瞻仰於斯游息於斯亦知
作室之義乎夫基薄易圯棟弱易撓始謀之過也庶廟
弗飾丹雘弗勤圖終之艱也若是夫何能室也是故前
棘除礫築之登登基斯隆矣聚材掄良斲枉規方棟斯
壯矣左右互經而級而榮輔斯備矣漆人歛物設色

祁州志

九卷

十一

奇飾斯華矣夫如是室奚而不善士爲學亦猶是焉
趨僞去浮忠信是修所以厚基也履仁百義出規入矩所
以固棟也左圖右史準今據古所以備輔也息以寃文
言以道章所以華飾也是故內學外行禮用則
鳳翥龍翔楨幹 王國不用則廢惟理握瑜
然後稱之曰善士也
君之請因推周公之

也或曰祁多佳木

素失子言之不贊乎也乎愧不自安曰子今死於人其
矣有越人將渡河燕人從旁語刺刺告以樂社之事其
悉既而知其爲越人入蘆葦中不敢出越人引燕人
出而謝曰吾善操舟而子言之誠過然爲謀則息矣諸
士其以燕人視予可也周公名濟州號石屏山東金嶺
縣人舉嘉靖癸卯賢科陞順德府同知於嘉靖五十年未
歲春王正月吉河南按察司兵備僉事東鹿賈衡撰

名賢祠記

祁州志 九卷

三

祁之名賢祠古無有也正德辛未守徐子曰仁先化國
理耀德上功登愍以視教祠是以立久而以見其德于
學宮君子惜之嘉靖元祀陳子君揚者守于祁守志以
人百慶不舉乃作而言曰是我祠弗修弗足以
徐子意也迺鳩工聚材度乳廟之右立之爲堂凡二人
今昔所議入于祠 嘉靖迄今凡二十有一人時徐子

已歿亦與焉 祠起於徐子陳子修焉祠亦是以勸矣夫祠始於

及勝國及者何不遺賢也二祠之列序以左右辨賓主也歷千有餘歲得數人焉不惟其備惟德是以祠之設謹序賢也春秋祝嘏祭馬罔不敬薦鬯進牲昭信盡物酒敢不飾重報功也不遺賢之謂仁辨賓主之謂禮重報功之謂義序賢之謂智智以別物民故動義以宣化民故與禮以秩分民故定仁以聯俗民故悅四物具而化可行矣是故風行教成民用以乂敷於四方揚于後代遷善而不知理之上也僉曰至哉言矣書以遺後之

人俾勿壞潘子曰然又不足無以徵遠記之諸公姓云刻之碑陰虛其下方以俟來者勸也時嘉靖四年三月上海潘恩撰

祁陽講堂碑記

祁陽畿南巖郡聚沙瀕河民生靈監士人多貧廢業官其地者枉席而跣心之恒不易辦昔宋

張橫渠先生以命世鉅儒而難制於上絃歌雅化焜耀于秋它狀雖靡從悉然大部可收已

明興以來吏治彬彬種盛其真然首出者無如今守

郭公之治祁也視於湫聽於新思於濬動於昌昔勳美
政不可枚舉其最者 祁苦旱則却輿度禱而淋澍立
應祁苦饑則傾儲以賑減值平糶而溝瘠立起祁苦豆
則計糧均役巧者不得倖免而偏重之嘆消祁苦郵則
捐緩市駿官自牧養而馬戶之賄累甦祁苦伏莽則選
練訓練人可賈勇而敵愾之先聲振猶未也加惠無告
而額外之孤孀時蒙周給矣嚴保申設重關以固圍而

祁州志

九卷

十五

萑苻破膽矣發縱指示而劇寇死三劄等傾巢就擒于
千里外矣詢疾痛檢災傷皆卑騎親巡未嘗損民一蔬
一肉而閭里若不知有官矣禁十季之攬納杜收頭之
侵欺絕火耗之羨餘而催科不擾矣崇教興學則

文廟明倫堂敬一亭圯壞者煥然一新飭撤脩救則公署
樓堞之未備者劃然一新觀矣且山積之案以數日剖救
時之霹靂乎也貴遊取徑至者當路隸人不法者凜凜
杜後惠文冠強項之風方也首崇

高皇帝六條彰瘡惟勤勞來匡直之遺意也尤惓惓造士
月一校文甄拔雋異授之指南其諸懸鵠壘牖者婚喪
弗克舉者皆割俸爲之故黔氓饗序罔弗覲德嚮風焉
公以乙丑秋守祁甫下車瞻謁橫渠先生祠惜其頽塌
慨然重廓新之越今夏祠成復度左隙地爲講堂三楹
俾諸生群處而講德其中蓋公廣勵淑人之雅意愈馳
切於茲矣闔學博士弟子負欣沃化雨得未曾有謀代
石勒銘以示不朽屬余國士紀其實余不佞曷足爲公

紀哉雖然請質之橫渠先生先生濂洛宗傳銳情王道
而全副經綸盡寄之西銘至今頌遺編想見天地立心
生民立命之極思而轉慨於國手之未盡試公學問淵
源夙契閔閔跡其治狀調停俾乂直瀝心血非胞鹽之
視乎賑憫恤獨惻惻有加非顛連之痛乎爲民請命精
誠上格非時保之謂也興學育士勤劬在念不儼然錫
類之旨乎其 大父比部公尊人都閩公微猷異政文
武爲憲公寔承而光大之則又神於繼述者張先生

錄於千載上公發揮於千載下先生特托諸空言公直
見諸實事不有後賢誰承先覺真公之謂也豈第使
圮廟更新爲足盡一示仰耶夫峴首之碑千古哆美談
然當年實心實政果若是優渥否卽有之猶良理學又
果能一一印合否顧安得皋比棠陰超三輔而爲烈實
前喆而有光如公者哉余幸從諸縉後叨沐洪庥竊計
公絕世偉人將不能以彈丸久借物惟是明德俎豆當
與張先生同馨自禋是畏壘一時尸祝之心將亦桐鄉

奕世不磨之愛故弗敢辭而爲之記以志夙衷且俾後
之從事者有所考鏡焉公諱應響字希聲別號鶴臯福
建之福清人丙午解元學博張君國王君惟德夏君尚
仁與有督課勞例得並書天啓六年歲次丙寅秋八月
進士掖縣知縣里人許國士撰

重脩州治記

山東莒州賈公貞治邳州若干年廢脩墜舉利興害除
政既大興民皆悅服而判官鳳翔屈君待學正口勿

述重脩州治及政跡。卓異之狀。求余記之。余惟士君子
負出衆之才。必能爲卓異之政。才者政之本。政者才之
用。苟本有所不足。則才亦失職。欲免世之譏。亦難矣。祁
州爲畿內名郡。洪武初。創建州治于茲。有年矣。正統己
巳之夏。遘多事。毀于兵火。其後官於斯者。皆因循苟
且。僅蓋草廳三間。以臨民而已。二十餘年。無有能作而
再造者。成化三年。公由灤縣尹來知州事。見其鄙陋。弗
稱。厥治於是。鳩材集工。或因或造。創修前廳後堂。若干
間。公廨庫庖若干所。以正鼓樓門廡垣階。囹圄之類。悉
以次而就焉。其規模制度。皆循舊章。而益加矣。經始於己丑
之二月。落成於是歲之十月。是役也。費財雖多。取之以
公。而民不以爲傷。工程雖廣。成之以漸。而民不以爲勞。
厥功旣成。上下皆悅。是宜刻於石。而告于後也。成化四
年中。憲大夫趙政。以公事來。公以是記。以告之。公曰。此
年。中憲大夫趙政。以公事來。公以是記。以告之。公曰。此

重建廳堂記

明正統丁巳。祁州門堂成。州判官周正。吏目潘君。錄

鍾子時曰太守余侯經公堂營儀門其績勞矣不可無
記以志永久求余文記之按余侯徽由鄉進士來守是
邦五載餘矣政孚甲 州無適負之賦民業耕桑之業
德以道之教以化之百姓既庶且富觀茲州治聽堂儀
門弗稱其制憫然有作興之志於是謀及乃僚僉以爲
然各捐已俸并公之羨餘出以貨木鳩工命匠置室成
瓦運甍爲垣作而新之始於春而成於夏民周告勞願
爲趨事規模完美比昔之制迥不同也侯世家徽之新

祁州志

九卷

九

安其經濟之畧字民之方深得文公子朱子爲治之道
先營泮宮以敦其本次建廳堂以施其政予又嘉同寅
請文之義遂書此記之繫之銘曰維守之良維政之藏
維時之康觀此門堂下民其無忘學正邵武撰

和敬軒記

凡公堂之後必承以 爲 庶食之所代必
退思名軒示矜故保甲惟艱惟重安危忘勿忘聞不容
故雖晏食斯須之頃亦不可忘慮云爾厥義淵矣哉

茲軒故無名予既以和敬名軒一日與同寓某君
揚君良佐燕食既畢二君從容請曰先生名軒之善
君子曰二君未之也予曰吾有所徵矣夫吾與二三子
相處於茲二載矣吾恒自省焉二三子之相與也情之
扞而未孚也義若格而未伸也予曰何也世之病於宜
察之弗協者我知其故矣吾又以自反焉夫有所利而
相私則爭生焉吾若有相利乎無也有所能而相形則
疾生焉吾若能而相形乎無也有所專而相攘則乖作

焉吾若有相攘乎無也又有宜宜似曠昭昭是飾彼直
剛者聞而惡焉斯讎言矣吾若皆昭昭其行者也又有
聲訥迹誦謏易惑此邪暗者聽而疑焉斯間矣吾若皆
不惑其聽者也夫五者無一於是而有是未伸焉何
我知之矣吾質本柔也吾筮仕焉懼其和而流也吾
矯以嚴焉欲厲已也而不知其病於人也欲伸已也而
不知其屈於物也夫人公既病矣則情何暇於我乎物
屈矣則義何敢於我中此矯狂之太過也吾思而得

道焉實察之處其以和爲貴乎蓋不可敬以爲異也故
曰同曰協故曰爾惟和衷然而非流也其以敬爲主乎
蓋不可以苟同也故曰實恭然而非嚴也敬以爲主而
和以行之故其道爲休戚相體爲可否相濟惟相體則
雖厲已而人不以爲病故其情易孚惟相濟則雖卑已
而物不以爲屈故其義易申情孚義申夫然後善可聞
而過可改相遷善改過夫然後存諸一身爲和德藹諸
一堂爲和風播諸一郡爲和天德和則言行無所拂氣

和則事物無所戾風和則群小不能聞夫然後吏有所
畏而不敢爭利民有所悅而不敢言欲其治化也爲熙
協其感召也爲禎祥斯可食茲祿長茲民矣匪和敬曷
從故曰吾有所懲矣於是二君者始曙然若不安焉旣
曙然若自失焉旣冷然若自省焉舜師起謝曰某質剛
類而病隘請以和爲教矣良佐起謝曰某質柔類而病
流請以敬爲教矣予曰二君其亦有懲乎雖然蓋薰之
庶無吾物之過乎二君復起謝曰然請遂銘於石則類

黃帝子乃爲銘而記其說。銘曰：匪敬則慢，匪和則散。則純一和則統，同匪徒宜。藏作聖之功，正德辛未冬十月望日，餘姚橫山徐爰書。

靜觀堂說

廳西隙地舊有堂，淵徐子者退食處焉。凝神洗心，萬念冥合，謂斯堂之助也。名靜觀，或以告潘子。唐義潘子曰：於乎！徐子其善于觀矣。道藏于無極，顯于觀觀，非靜而已。始乎靜，徐子其善于觀矣。天其運乎地，其翕乎懸象。

祁州志

九卷

三

其著明乎四時，其退進雲物，其昭布昆蟲，其蠕動乎爲魚，其飛躍乎是故。陰陽相推，變化乃生。至顯而不可一者，謂之象；變動而不居者，謂之機。於穆不已，萬物各正者，謂之太極。所以爲太極者，謂之道。道也者，匪象曷寄，匪機曷章。匪心曷統。是故心者，道之宗；思則得之，是故求道莫如靜。易曰：艮其止，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求諸靜者也。觀盥而不瀆，有孚若，靜而觀者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靜而動者也。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而睿者也洪範曰
思曰睿睿作聖夫作聖之功亦始于靜哉徐子其善于
觀者矣嘉靖乙酉夏四月上海潘恩撰

園庫記

北土險而多寇上海潘恩守邨之二年爲嘉靖甲申時
巡撫劉公以慢藏是懼粵經始之命亟新而制乃撤廟
宇之不在祀典者禪厥工甃石爲基封之爲臺臺高凡
丈有九乃虛中爲庫用以藏焉重門立垣時出入則設

階以升上復構亭以便守望是役也取諸豫利禦寇秋
七月始事庶民子來旬日告訖工于時藏蓋適新乃克
有備有備無患越若來明年乙酉守記之以遺後未觀
厥成

建承恩館記

平濟段公受益守邨之明年合僚佐賓屬而告之曰邨
居畿甸之地出納工入子之命勞逸餞別不可無候館以
待於是捐已俸擇能吏揆時庀財以畚以築載經載營

不督期而役者自勸至正三年夏四月巳始事至六月卒功廳爲間者三寢爲間者二垣墻戶牖旣富旣美華而不僭質而有文憲度程式舉獲其宜屬余志之乃爲之言曰古者國野之道有廬有市食飲委積設以待朝聘之宮祁州附保定西爲恒山東爲瀛海其壤沃其地饒其民聚斂訟赴誹財貢輸納視他郡爲最故征旌使節走轂奔蹄交通四方者不減置驛之地館去城東不百步適當道衝俾入者出者皆有止息之所顧不韙

祁州志

九卷

二函

歟嗚呼禮有當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公於是得之公名謙以儒術緣飾吏事敷歷中外以謹愿稱董役則案牘磁州武君舜美都目德州王君子叔謂宜刻石永公德於不朽於是乎元安鏞撰

祁州題名記

葉判官曰先正有言州之言殊也合同類異其界也又云州疇也疇其土而生之也合同辨異之謂州疇生之謂州牧則州牧之名頗可易訓哉春秋之法微者名姓

不登于父冊因其位也或惑做而不名或非微而名或書
姓而奪乎名或書其名而又奪乎姓因其人也位之軒
軒帝主之人之子奪聖人主之其非微者而驟容善惡
挂在人口人不能自主而天主之故州邑題名之設所
以奉天道而不私猶春秋遺意也昔者伊祁氏寔產於
唐水之陰水以唐名仍其封也州以祁名仍其姓也余
登古城峯而覽茲境宇民淳而俗儉猶有古陶唐蟪蛄
之風焉其名自安國而義豐而立節而祁而蒲陰而還
祁州志 九卷

二五

為祁其屬國于鮮虞分于中山縣于漢唐州于五季淪
于金元而復于

明建置班班可攷也其牧于茲土者自秦及漢若滅若沒
夫豈無循吏足則可證遠則無傳來失之矣自晉及元
以善著者僅三人均望若晨星此無他則大者朽遲小者朽
速之徵也

明興二百五十載其祠名宦者自曹真童潮而下屈指三
四弘成以前履歷弗詳隆萬以後姓名未載僅及今不

爲採緝更有禩後亡論循良之長亦涼如...
想不可卽而慙矣虐使其民者亦得以逃穢名而幸免
于孤立之鉞則詎非陽秋之漏典哉守閩內節吾黃公
廣撫故老佚籍續得如干人合而碑之臚列姓名歷歷
于下方俾觀者指而詫曰某也政善某也政不善某也
平平其政善者德而謳思歌舞之嚴若神君戴若慈母
艷其名不置而政不善者民唾且詈之前污白簡後汗
青史歆諱其名不可得則是碑也夫亦墮淚之石鑄形

祁州志

九卷

二六

之鼎哉名可喜也亦可懼也故曰是春秋之遺意也黃
公諱道亨字元貞由名進士出守垂五春秋政善人和
行掩賈董諸君子而上之口可碑矣而不佞以罪論
于祁不迨有宋法曹張叅軍遠甚而得附片言以壽諸
珉幸哉亦不朽之托也萬曆癸卯歲慈溪葉維禎撰

王判官去思記

吏不可以無績也當其時民不知其績去而思之始懷
其績此其棠之詩所以首召風也祁州判官承事郎夫

蘆王榮祖茂先皇慶初來出滙是州首以教養爲務
綽有政聲戶口增田野闢詞訟簡賦役均盜賊息五
備舉常修類宮首捐已俸以爲民倡風俗感化歸地爲
學之贍師生廩餼有資肄業有所而學以興焉傳人
尉司三皇廟賢廊櫺星神門惠民之德誠是三五
間皆取於公羨而民一財不費雖古之能吏不是過也
感公之德者屬予作文紀之義弗獲辭遂述而銘曰
公治祁廉慎無私下民感化於變時熙古之能吏不
州學正吳繪撰

祁州志

九卷

三

如斯慕公之德衆口一辭爰樹穹碑以誌去古之
童侯去思記

法言爲政有幾曰思斃周公征於東方而東山詩作
其思也陳不徑桓之師其斃也夫周公之政何政也
公曰平易近民惟其近民是以民思伯政則僞矣僞
斃然則後之爲治者可不以周公之言爲法乎若於
之間見矣祁州太守慈惠童侯

年友也義不容辭力爲記之侯自成化十二年春二月
蒞政十四年六月郡遇水沴民皆棄農餓不堪者草
木實而食侯深憂之百方處置先令已俸俸度濟之次
察采次邑屬凡有餘者皆勸其分助自十一日起至次
年三月終止民賴以活者千百餘人水退急築堤障之
如定州乾柴里及本州西河張鄉等堤遠者二十餘里

邳州志

九卷

六

短者十餘里親爲量治堅緻至今不壞以茲河上但逢
輿梁以濟入涉水已而獲生急合事散之刻官爲分

不取其償起其死其有所有所濟人數故民歌曰

食菴病侯藥倦侯

之餘創修祠宇曰

撥山川州屬二壇

及應祀神祇

庚辰年

亦甚侯易舊爲新扶歌爲正聖賢之像重爲繪塑遵
祭器悉皆完置祀事由是有儀肄業由是有所一有餘
駿郎與諸生講經則難又創董李二狀元祠爲後進儼
止增杜學鏤字體刊聲律發蒙等書凡所以教民者無
一不盡城池自正統十四年入之後墮廢迄今將四
十年侯曰足食足兵民信可乎由是内外包築高六丈
許後減三分之一女牆灰堊四角各建巡警樓二間東
西南三門俱用磚疊鉄裹北舊無門亦建樓一座與三

門稱以壯武備內鎮以玄武之像壕濬深二尋許闊倍
之上植柳棘固其圩岸凡百廢墮盡爲修舉而一時同
事則有州判榮河王君吉澤州中君端爲之贊助故九
十間民樂其業四境大治無負納之科無不均之役無
爭訟之獄囹圄空虛庭堦晝寂循行之使入其境一揖
而去無所應問都御史御史屢旌其政明年春正月秩
滿百姓憂其去合郡人奔走

京師保留未報其民皆不聞而往者也於乎予嘗憤世之

言曰與其廉而無爲孰若貪而有爲故一有爲者鄙以
其貪濟其爲而上又以其爲縱其貪稱曰良吏故未去
而民已歎矣望有之思乎殊不知廉者吾皇之當然有
爲餘事耳童侯肯以已俸濟民廉不待言矣其所爲之
事又近民而平易者也宜其將去而民思之如是然學
校公論所在未易得其稱也昔子產治鄭尚爲鄉校謗
今侯迺得庠士譽而樹碑以致其思非有政仕之實料
于中而著於外不能然也侯增光於吾同年多矣固樂

鄧州志

九卷

卅

爲之書以爲廉而無能貪有爲之戒且以見周公之言
不我欺也若夫褒德之寵懋功之賞自有廷論吾不諱

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左春坊諭德姚江謝遷撰

節判鄧公去思記

人有所存則注於思有所思則形於言形於言則可信
於天下後世而爲之業矣夫鄧君之判祁也節
政一專焉耳何乃致人之思而形於言也蓋鄧君之

以善之仁以愛之智以察之義以正之

決之信以成之夫寬則不猛仁則不虐智則不蔽義則
不貪勇則不撓信則不妄和之人安得不存而思思而
形之言哉是以鄧公之卒於祁也則哀號奔走如喪考
妣鄧公之去祁久也則尋其跡而思其人恒曰因時而
徵不速程限鄧公之寬我也貧者減半富者差倍鄧公
之仁我也淑慝有別是非有等鄧公之智我也取予不
苟督責不苛鄧公之義我也專無優柔強弱得所鄧公
之勇我也無僭無濫不失期約鄧公之信我也存而思

祁州志

九卷

卅一

之思而誦之士爲之詩賦民爲之歌謠長篇短釋註爲
士林永思之集是其誦之也本於思思之也本於存而
於鄧公之孫夏官正郎文璧之過祁亦嘗哀而告之也
夫民心至難得也鄧公乃能得之觀風者不採以勵諸
人歟予得之貳守熊君權遂書以命祁之守龍大有若
勃之石以勵將來 鄧公諱珂字朝章湖廣桂楊乃其
貫云正德十五年四月之望中憲大夫保定府知府前
監察御史資中張元電撰

祁州舊志序

嘉靖癸未冬十月滿子守祁詢風采言問俗觀化讀於其舊志時志之修二一有九年矣故缺典湮迺曰不爲志後將曷稽方事未未能也越二年乙酉命均賦成迺作而言曰井田舊制弗之復也已均井之遺意乎不爲志後將曷稽迺考方輿辨廢置參舊編訪遺老覈故實散者聚之逸者追之微者章之隱者闡之踈者密之滯者宣之因之削之綜之析之爲凡六卷細大具舉謂郡

祁州志

九卷

世

邑之設也山澤異勢俗趨異習物生異宜不可弗識也作疆域公署有廢興學校有沿革廬里有規制咸以爲法昭度罔可弗周作建置仁政之始義以興利利以平民作賦役明事人幽事鬼分異理一正崇邪黜斯風教可端作祠祀時勢相推新故相仍氛祥相感徵諸地理兆諸人事有變有常仁雜志曰治與教有司之任以教輔治師儒之責得人焉則興匪人則否作官師如其賢也民有後思士切循徃作名宦官賢任能野無攸伏咸

靈不止諸邑俱大水。流潦縱橫，城下洪濤。廬舍盡淹，人從水中撈半菽爲生。公爲發倉粟賑之，所全活甚衆。且爲築堤捍水，水壘堤。安壞乃伐柳縱橫植之，以護堤岸。歷年既久，遂成合抱。其下根輪菌屈曲，瓜牙相牽，柘木號爲木城。自是堤岸更不復圯，土田萬頃，水不爲患。實公之爲也。他如維新學宮，修葺廡舍，征輸田糧，不傷不害。至公也。董陶青衿成大成，小至仁也。四郊安堵盜屏息，至嚴也。當其時刑清政簡，息隆教洽，公之功德實

僕固未易數語。未畢，余曰：唯唯，是故當祠。祠之廢，責在我。少選諸弟子員，王生才集等又數十輩，魚貫入，與父老言，無異。余度其論爲公愛從，且請捐俸鳩工。小州之南，厥位緝陽祠，乃立焉。父老弟子員又各翕然餼糧勞，旬日告成。肅觀望，嚴位號像，且瞻肅然見公之生。滄海顛公之愛自一時，滌一禩士民扶携而尊禮者於斯。山仰止，景行行止，余與後之守者，咸慕倣於斯。非不

成事哉。王生才集慮祠久廢，以請。

秦曰唯唯姑直記其口碑輿誦之槩如此以接何公之盛以啓崇祀之典云

萬曆三十年歲壬寅 秋吉知祁州事閩西黃道亨撰
黃公去思碑記

選仰與黃公同願存書雅知公三秦豪舉士經濟筆衣文章衣鉢斷乎以天下爲己任歲戎戎公成進士出守安國仰司教博陵于公爲隣屬迺公殊不以屬吏視仰也凡公政勩朝施暮暨視昔知更稔仰竊嘆文學吏

祁州志

九卷

三十四

治真當今罕儷云比六禩公以治郡高第陟度支尚書

郎鄉大夫暨青衿旒倪輩苦不能尼公去轍謀所以不

忘我公者徵言於仰仰自惟淺陋不文何能闡揚萬一

顧辱公知愛深又何敢辭仰葺民以士爲標士以教爲

的教化以守令爲彀率故必教化行而風俗熾所由來

尚矣公倣古三代制立一學設教讀張天玉等數十

人絃誦之聲比屋可聞月旦請黌宮聚徒講業其中而

殿最之時給筆札饌飲賜選舉子藝爲指南令沉酣

飲其中無異擔薪授釜以告前後實與趾美疇非藉
之甄治者邪尤念婚喪衣衾禮義之源此之不專程課
安施彼婚不能舉如佳泮輩喪不能葬如王家揖輩貧
不能贍如劉堅輩不減數十人委曲調卹諸生人人厭
所歆公其矚治本者耶未已也公爲政務博大概卒不
以博大而濶畧防維公存心雅矜細過卒不以矜細而
輒踈停讞明察淵魚息翔鸞鳳吏舍霜寒民簷春暖矣
且歲額緡錢旋收旋解止在櫃頭而錙銖不染上司訟

牒隨到隨鞫立給迴文而頃刻不留無何潦逾歲計米
百餘錢公割俸不足稍益以嘉肺之羨而母閭太恭人
亦脫簪珥爲設糜以食其饑者市衣以衣其寒者收養
其男婦之無依者贖其已賣之妻女俾無抱衽傷之恨
者億兆戴義懷仁口碑載道流徙之氓襁負而至者如
程銀等數百家可縷指數也公其以經術饒吏治者邪
而未已也學校賢閎水利民命非常之畫固常人所委
者公拓葺學宮章縫載色而疏鑿清唐兩河俾陽候及

虐而田皆有秋倘亦卹李之遺乎他如舉鄉飲以禮
愿平物值以便駟會立義塚以瘞暴憐預埽埴以新埽
埴通渠水以資灌溉橋梁以利津涉設牌木以鈎隱
仗省供招以絕文奸蠲貫谷以紓困乏諸凡善政累
繼、古紀傳所列且超乘焉豈僅稱良今日已邪詩曰
蔽芾其棠勿剪勿伐公所爲其棠於祁者多矣祁之人
何能一日而忘公哉公居嘗固厭薄世態浮沉吏治若
竄獨奮絕以實心立事保文氓萌今

祁州志

九卷

三六

天子以經國阜民之政責之地官公抱已試之畧益恢弘
而勤宣之浸而股肱浸而心膺將德洋而恩溥物靡不
得其所天下人之德公者當不翅祁父老旌倪已也仰
不佞謹詮次所覩記大畧壽之貞氓庶幾哉公之治狀
與祁人之祝公者可兩存而不朽也公諱道亨字元貞
別號節吾陝西咸寧

萬曆三十四年孟秋吉舉人署博野縣儒學教諭事

吳仰撰

取諸鄉作選舉惟克自樹時乃表見歿世弗稱君子矣
之作人物文獻足則徵弗足則止作文志且附以已意
時爲論叙長短豐約其其所止閏月而書成竊惟志猶
史也自春秋之後更無史矣抑其次也漢馬遷班固諸
儒以文鳴時號稱良史後之作者亦何以加然紀載時
事則弗可闕故輒不自揣著爲是編使後之觀者讀而
思之舊政可因也述而弗泯時弊可釐也損而弗益風
俗可止也節而弗流文教可行也聖而弗壅民方可養

也休而弗匱利用可興也施而弗竭才賢可則也教而
弗畫政教可任也酌而弗攜則是書之作容有取焉乃
若會文切理歸諸大雅以俟君子惠也非曰能之嘉靖
四年夏六月湛川山人上海潘恩序

新建廟學記

元祐二載戊辰春二月天子銳意於興隆道德尊禮百
神命應在祀典毀圯者悉完之邑宰許公安石承命首
修廟學以夏六月始功至秋八月告成合僚屬諸生告
于宣聖行三獻禮矩實與聞籩豆之事敢拜手稽首而
言曰聖宋治定百有餘年熙寧間不變法度瓜分茲邑
於蒲鼓數年間境內蕭然宣聖廟尤爲衰廢春秋享祭

祁州志

九卷

廿

之禮不講已久是可傷也至元豐七載廟宇又爲泮水
濁焉逮主上卽位之元年命載造茲邑而公來知邑事
首謁先聖之廟見其地墮如也其牆傾如也乃喟然嘆
曰厥廟迫市湫隘翬靡非神明所居謀更新之乃于城
東北隅得上地數畝平夷軒敞卽命封人王綱掌其事
量材命工首築殿宇以繪宣聖四配十哲像殿之左右
翼以廊廡深遠閑雅殿之背建立講堂齋室東廂相向
爲諸生朝夕論道之所堂之北掘地及泉爲池墻垣隳

地則置柳以備他日繕修取材之需焉始公造意揆度
恐事之不集然民被其化不日成之告成日遐迩來觀
莫不忻然有喜色詠歌鼓舞嘆公之有爲也矩菲薄不
克盡褒頌之詞謹述事之本末以遺後世云宋田矩記
重修學記

魯之治見於泮宮之頌鄭之亂見於子衿之刺觀其一
治一亂莫不本於學故雖三代之盛亦以學爲先是以
聖王之興一道德同風俗使天下無遺材之嘆而朝廷

有多士之稱蓋本乎此由是言之則學之不可已也久
矣然在古論士莫詳於周故士有賓興獻貢之法師有
教養之備以習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恤禮樂射御
書數既有以成其德又有以有成其藝然後鄉老論秀并
之於王而王受之以輔世此所以能成天下之治也周
衰上無好治之君以學爲不切於世務故廢於鄉黨而
庠序之教不行天下之民失其性而不能歸厚異其行
而不能歸一淫詞以之作其行以之行道德性命之

不明一偏之技一曲之學得以惑於衆而學者不知所宗
此亂之由興也至於秦則焚火毀儒書幾盡漢唐之間雖
有願治之主然不能復周之盛也我宋之興太宗時謹
庠序之教申以孝弟之義已行之素矣熙寧元豐間仁
宗皇帝銳於有爲立三舍法自京師達之郡邑命師儒
興學校以經義取士學者有所宗故文物爲之備號爲
極盛雖三代之隆弗能加焉然猶以科舉三年一取士
而賓興獻貢之法議而未行哲宗皇帝嗣位之日固有

意於續紹然行之而未詳焉今主上以聰明睿智之資
加以至誠不倦之心繼厥志述厥事於是詔天下郡縣
興庠序以養人材講成周賓興論秀之法豈惟州郡有
學然自大縣中縣小縣皆有其額擇官以樂育之又命
監司提督之可謂行之而詳也嘗聞古之士也仕而無
有祿今在下之士未仕而以飲食贍之以俸祿給之
游以教養坐待其貢而上副國家之選此前古未之有
也士於此時亦可謂千載一時之盛矣爲守令者敢不

竭力以奉行且深澤小邑三十而稅一民不勞而已足
蓋饗朝廷之美法而願安承教者樂於趨赴也克敬以
宰是邑忻逢盛事躬率工役不日成之諸生以告義不
可辭於是乎喜而書之宋知縣崇寧張克敬撰

重修學記

物之有廢有興極曠歲而可驗人之或能或否必因事
而可知苟非有開物成務之才無以見變故爲新之效
深澤學其來尚矣肇建於宋元祐之戊辰重修於崇寧

祁州志

九卷

四二

之癸未與夫大金之丁未已有碑記存焉迨我皇元三
元之乙卯始構二廡繪七十二賢於壁■以神門繪以

周垣而廟貌始完矣夫何五十年間日增月益歲時
久風雨之所剝裂埃霾之所蟻汚丹碧磨滅甚至弊圯
比至順二年毛景謙由翰林編修來尹是邑下車之後

政聲籍籍著人耳目其勸懲治劇才有餘格雖

獄無滯囚吏畏而敬民悅而安暇則與士大夫遊興濟
補弊之事未嘗不掛於心是歲九月望率所部祭於大

成廟拜奠既畢南顧謂同僚曰大哉宣聖道塞乾坤明並

日月人倫之教亘古及今百千萬世不可易者也今而

聖容浸漶賢像陵夷寂無一人爲經畫於是與監縣閭

公主簿王公世直滑公世昌縣尉李公信田公咬住與

史李仲美相與捐俸量日計費命工趨事作者起壞者

補缺者完舊者新而神明之貌復還舊矣仍以曾子子

思二賢像陞塑於堂繪七十二賢十大儒于卷軸時遇

釋奠舒而懸之廊廡罷則卷而藏之篋笥可謂創物之

祁州志

九卷

四三

妙者也君家世業儒而能於聖賢之道特加敬尚非世

濟令德深知報本者能如是乎若夫聖像之莊嚴殿廡

之輪奐舉數年之廢事爲一郡之具瞻將使邦民朝茲

夕誦肄業于斯上副朝廷興學養士之望下興黎庶好

賢樂善之心他日逸才輩出碩德彙征以爲國家之任

使吾老矣尚及見之因訪友于邦道經茲邑邦人甚談

毛君之美因書此以告後之人元知州高唐楊朗記

重修廟學記

保定之深澤舊有廟學宋元豐間墊於水元祐初改建于城北隅

明屢命修治治輒圯比歲尤甚每春秋祀朔望謁則為廬柵木為高荷簡畢事莫有為久遠計者成化己亥梁侯驪來知縣事顧其地勢鹵蕩歎曰茲不再徙卒無以崇祀興教實惟我責屬初政方竣未究厥志既逾年入會其財無缺用者出試其民無弗聽令者又左右謀及群大夫十無違議沮事者曰可矣乃相宜卜吉築

邠州志

九卷

四

隰為崇闢隘為閤改舊為新遷廟于故址西南六十步而遷學宮于廟陰廟之制為大成殿五楹東西廡各為楹十前為戟門又前為櫺星門東廡之後為庖為庫飾宣聖及四配十哲故像造木主題諸爵氏制竈為祭器若干凡廟之所宜用者皆備焉學之制為明倫堂楹數視殿齋東西各減堂級之二由堂達門皆繚以屋為生徒肄業所北為饌堂楹數視齋又北為廡三區以居學官學之比闢射圃中為射堂楹視饌堂之數凡學之所

宜州事皆備焉蓋自成化三年三月肇土開闢而落
癸卯二月也夫孔子之道天下所尊用以為治故廟有
祀學有教必先焉而不敢忽今之有司或異乎是其為
言詞黜陟者非錢穀之出入訟獄之曲直故人悉心舉
正國之祀可簡教可略而簿書期會之務不容以斷是廢
罔然莫知也其有事於廟與者或歲計弗贏或民力
不裕或政事有未優則未免於偏廢不與之弊於是懲
其偏而弛者亦有矣可勝嘆哉是役也節冗徭材取之

祁州志

九卷

四五

于官故財足而人不知出納明慎具有條籍故用侈而
人不疑經畫有術施為有序故事舉而他務不廢讀令
于御史受成於郡守而不私其事故計定而人不見提
分職於丞簿委勤於幕屬參謀於師儒而不專其力
功成而身不引其為勞侯之志固可尚而才優於
者亦槩見矣夫使令之成在人考諸古舉進
其工三書主事戶部主事拜章立丞以長
或在深澤招流土

及養濟院申明旌善亭修啟病始皆有成績爲御史所
旌而廟學事尤重且勞故記之先提學御史爲順德張
君奉今提學御史爲句容戴君仁知保定府淮陽沈君
純丞爲歸安楊縉簿爲清亭邢教典史爲山右李華教
諭爲林棠韓政訓導爲蒲臺楊聰武陵周清二訓導實
請記于予遣諸生走京師趙廷王甄成曹士達趙洪云
翰林侍講學士長沙李東陽撰

安濟橋記

祁州志

九卷

四六

蓋聞立政之道便民爲先凡使民趨利而避害者皆便
民之事也否則號令森嚴紀綱縝密民擾而事乖與政
不同烏得爲爲政之道哉深澤縣達魯花亦安安公建
橋于邑門之西也嘗此之時至正八年歲在戊子夏潦
秋霖汪洋蔽野滋沙二河洶湧決溢兼以橫堤侵透潰
然方此時深澤城殆如瞿塘灩澦之當崩瀾激浪也若
民俛首悚怖四顧改容如嬰兒之失慈母深可畏也及
乎行潦既定而城西小巷潄水尚深趙城邑者尤爲不

便安安公下車甫踰數日其時臨清流而嘆曰旣無舟
楫又無橋梁吾民跋涉厥惟艱哉于時始萌建橋之意
當年孟冬之月命人夫揭穴地密樹杖椿塞之以瓦甃
實之以巨砲地旣堅矣而又疊石軸以堰抵其衝突鱗
席礎以負蹄轂之輳集役工紛紜不召自習九年二月
橋始告成觀其石甃盤盤而拱玉穹窿塊軋鴈翅橫截
而其坐曹行商無深厲淺場之勞赴市趨墟免濡衣泥
足之患此其功力之大端便民之先務也曩子產以乘

輿濟人孟軻氏謂之曰惠而不知爲政是以徒杠輿梁
乘農隙而後脩也昔者王周爲刺史偶見壞橋以覆民
車周曰橋梁不脩刺史過也遂命脩其橋安安公廣里
氏也性行鯁直處事明決待人接物雍和適宜及至說
典則脩邊幅如巨木之當輕颺略無推動意其特立獨
步之士也歟噫國家掄材拔十得五以公之才之識豈
久淹於此者哉橋之旣成也凡民之往來於上者孰不
曰今吾儕得以免跋涉之苦者曷莫非安安公之餘賜

以題其橋曰安濟志其實也進士盧

撰

邠州志

九卷

四八



鹿文六首

脩城記

國家承平日久民物阜熙郡邑設險之制備而不用
靖康戊秋

烽火徹於內地守土者始講捍禦

之策維時東鹿尹李子葦嘗聞報卽釋琴卷省干戈誓
衆登墀以守周視百雉陋甚大懼焉詢其故乃知爲元
至正間總兵八旦所築國朝賢令蕭子嘉胡海周鑄薛
朝雖嘗增置之然非經久計也尹曰保定爲國西門

祁州志

九卷

四九

鹿者保之上邑藩屏繫焉入聖運二百八十餘年而城
尚仍其舊可乎慨然有維新之意遂

道卽經始焉或曰難哉力出於民貧者不自給

古免也工資於財公帑不可移費賦無所羨也

逸而憚勞群議罔協事或中阻也尹曰有是哉天

事無以任之則難苟任之吾見其易易也故毀譽之

審而後靡盬之慮搖匪窮之節勵而後振迅之謀決

志決矣吾以身任此矣於是計從後以征安後斯以

事以輸財財斯裕紓經綸陳紀綱要其始終而定以
範令出惟行百議不淆事乃協城周圍八百九十六丈
五尺根濶二丈八尺上一丈四尺高二丈八尺撒舊堞
爲有闌牆高三尺砌新堞於外高六尺四門各益以重
門爲敵臺八四隅大敵臺各二其餘小敵臺十有八設
戍鋪於上隍周圍一千九十三丈五尺濶四丈深一丈
五尺外繚以牆高六尺吊橋四各長一丈八尺堅緻可
久規模視舊大展以二月朔首事三月三日落成何神

哉邑之士夫者庶感茲不朽之德相率詣都撫文公請
伐石紀功公曰可其邑博張子守身乃述官僚士夫

庶之意令四生高龍張世龍閻思賢王潭謁予請文

予曰賢哉尹也於從政乎何有詩曰訏謨定命言讞遠

而號令一也遠則其效大一則其志成是故是以教世

而建功自封建旣罷吏以敏捷速化爲能黠飭文其

相矜炫不暇經久善後之圖且如 犯內地 自年德

者也吏之運轉以三年互誰能以二年之習而

之事乎安在其計也其有志者又或移於他故而中止
安在其定也賢哉尹也其振慮也深其防患也預其施
規也大其垂庇也廣其赴功也敏其趨事也嚴不延弛
以廢時不冒濫以靡物不蓄疑以敗計不引嫌以妨正
凡此十者可謂抱貞不惑策駁絕塵矣用能振起勳功
保障元元施及來世非所謂計謨定命者歟卽此則他
政可知也東鹿之民其安矣乎至難得者安民之吏也
使守郡守邑者皆若尹則郡邑之民舉安守邊者皆若

尹則邊境安守國守社稷者皆若尹則國家社稷安郡
邑安邊境安國家社稷安則聖君端拱穆清之上禮樂
興而帝道舉矣尹其賢哉真可與從政也哉夫計萬世
者賢聖之道也謀百世者鄉大夫之業也偷朝夕者小
人之心也尹有百世之謀矣庶幾賢聖之道哉迺若叟
紱振童食君之祿以爲斯民上而顧下同小人朝夕之
計視尹亦有愧矣雖然善以繼乃成功因傳而顯以後
尹茲邑者承尹之志守而勿墜謹衣衾之戒預陰雨之

其末賴矣尚慎旃哉尹字季榮別號前河祥符
甲辰進士學行政事有古風遠大之器也他日守天
守國家守社稷可知矣一時仕東鹿者如縣丞張子
祥主簿孫子燧教諭張子守身訓導張子麓高子章
俱豈弟君子共贊其成而承委董役克協峻績則典史
崔子恩之勞居多思善於其職者皆民之所庇也并及
之翰林編脩歐陽暉撰

護城堤記

澤州志

九卷

五二

正德辛巳秋澤沱河決晉之澤繫奔東鹿而滙焉知縣
谷鍾英障且告余檄保定知府王光覆光曰歲云暮矣
土堅其脉以待來年余曰然冬十有一月望癸酉大浸
民逃者半鐘英又以告復檄光二旬不報時余在唐閭
其急而飛置促之進通判劉漢曰東鹿殆哉余不夕寧
者屢矣而光若是何哉復置飛以促同知高傑乃來以
光病告余曰人病而狀亦病乎既而光輿疾趨易請余
曰汝遑而來乎哉對曰噤曰遑而治之往周底續命

曰汝有才不伐往佐其成檄直定知府王騰曰汝有
而斷晉饒武深感汝之封汝往度之檄河間知府張羽
曰隣有災汝蒞茲土久而往恤之命鍾英判官朱文英
主簿于獻典史趙晟曰汝等故治茲其感乃事事曰光
曰騰曰羽母私民母利已母息母玩所不與戮力者如
水刻日興工羽以他告聽焉臘月己亥光騰咸至庚子
光聚徒具噐令三人圍投湍以室庚子余筭曆赴一
光投狀曰哀哉危也公日夜憂救民惟亟豈後生小子

所能窺也哉距城十里老幼跪道傍哭聲振野且告不
逃故余下輿渾淚而慰之曰我來寧矣無恐徹從徒
入城城汪洋巡警走且懸木以渡而民可知也已余
公署官屬庭叅因克揖諸生而問焉有呂豸者手策以
獻令光騰叅酌而行之余降服減饜禁刑撰詞詰曰
丑率屬僚以從事曰惟神汝有靈職茲土念哉余奉

聖天子命巡茲與神言之神之德曰安曰靜澤厥生民
暨萬物而乃泛濫橫流壞我城郭傷我稼穡漂蕩

若使不得寧宇豈神之德豈神之功

聖天子新政光昭海內百神率職罔懈而神若是宜哉
也吏之罪巡撫之罪也東鹿之民奚罪焉必欲肆其大
罰其寧以加諸巡撫亦何敢辭祭畢沉玄鳥於中流乃
告於衆曰吾民其聽之哉神惠在茲汝輩其食之會廩在
茲吾其發之曆在茲吾其頒之俾爾趨吉避凶以勉無
惑衆歡乎併力殆有不日而成之勢余蚤暮巡以勸或

祁州志

九卷

五四

告曰城之外有堤焉址也而夷焉者又矣公盍令之復
又進濩曰汝往哉揣厚薄仍高卑唯其宜豪民有私語
者諸生復告曰我公其親之乎余乃遊焉度焉而決焉
其廣也址十丈顛之丈有五尺其高也丈有二尺其袤
也二千一丈有奇榜曰撓無法者必罪動無標者必罪
方命者必罪衆帖然省祭官義官王府官耆老總其役
各二百役二千人各分工五尺表裏雜植檉柳盤錯以
固焉今光旬一考以報神之中水莫出實其下以流其

惡乙巳騰以涅藥請逆大風以往人馬莫辨余曰天方
怒盍姑退以省丙午卜請紫城協風謀是日口空而水
東西行焉元告成余曰備哉余得復於

子矣乃擣越數日天乃大風以沙塵隆起光曰公德也
乎余曰天也而人乎哉吾人盡力以死莫民毒也先是
或告曰東鹿之城有帷伏焉公毋往余曰某不往誰其
往諸陷吾寧與之偕也至是衆曰殺公東鹿殆不免乎
功大矣余曰嗚呼豈余之功哉天之公也

祁州志

九卷

五五

天子之命也神之靈也二三子之力也余何功之有焉紀
其本末如此以詔後之人紫城別有記嘉靖元年冬十
一月巡撫右副都御史南昌周季鳳撰

重修護城堤記

東鹿保定隸邑也治在真定東漳沱河會鴈門來經靈
壽平山晉州深州至於直沽入海而東鹿開於晉深漳
沱故道南東鹿三十里然縣址卑而沮洳潏沱之來也
西韓河自大鳴泉南入綿蔓至西門自平山入松陽自嶽

山人衛自靈壽入而派澗臙睛諸水亦以次入故澗澗
至東鹿滋大數瀰漫比凌東鹿城四城故有堤以障水
水殺後邑民或犁堤藝穀堤漸夷西北迤東猶如帶存
正德乙卯秋大水晉涅槃口决澗沱沱濫于東鹿沒了
河濱城西北堤西北堤决徑淪四城城外積淤高於街
巷公私舍半傾頽辛巳秋患愈棘城內水或尋丈高貧
民逃入離邑富者徧後而寢食焉縣令臨穎谷鍾萇障
不能止乃告諸巡撫都御史江西周公公儀及郡守陽

武王君德輝時病卧床聞之攬衣起謁周公而先往至
則城且陷乃召東鹿士民之留者曰患若此屋產且勿
言其如爾父母妻子妻何尚可义手嘆息待斃邪令日三
人爲圍填决壑得千人晝夜填填口愈狹水愈急得輝
乃文告于河曰嗟乎澗沱欲魚鱉吾東鹿赤子乎有傾
决合自始填凡五日東鹿人曰神相之也周公臨視喜
曰東鹿免矣東鹿免矣謂德輝曰太守得無加病乎時
歲方沍寒而德輝扶病督導病及瘥抑其救人心者

堤斯東鹿千歲之利也德輝出興四千後作堤四城塼
基皆廣十丈上應城之東西五尺之厚天有二尺長二千一
百丈有奇乃以部判劉君德輝與之谷鍾英統領之士二
簿于獻典史趙晟人總二千九後至官義官及群省祭官
人領二百役役分嶺置民為其民皆柄樞樞內外安
錯而德輝旬一課為工始正勇至四月而告考於是言
不致仕教諭焦讓及義士王勳會其鄉諸耆俊曰是後
也實衽席吾東鹿人於子子孫孫者也然若王公上懷
周公之心下作諸執事者之志今尚有東鹿乎乃請
諭南陽王璣撰狀使學生喬英李引之問記於戲橋
過保定遊憲副賈會期于途其言德輝之救東鹿畧亦
若此夫昔日德輝之為御史也

先皇帝所諱言者建

祁州志

九卷

五七

儲事耳德輝乃屢抗疏言少二
命德輝平反其

至係禁獄七日而不悔其與東里之陷溺也身嬰厚
觸風霜程春鋪躬勤其勞忘其病而不辭者一也嗟
格天存乎信建功存乎仁使力存乎度敬上存乎忠慈
下存乎公謂德輝庶幾乎此五者非邪嗣治保定者
無棄其烈德輝名光同于戊辰年進士周公季鳳毛澄
榜進士嘉靖元年冬十一月翰林院修撰高陵呂枬撰
重修廟學記

東鹿保定屬邑也唐大曆中已有東鹿之名歷

祁州志 九卷

五

朝皆因之邑治東有孔子廟廟之後卽爲學歲久弗治
日就荒圯春秋修祀事朝夕講學皆稱不便成化十三
年泰安周侯冕者來爲宰蒞政五年卽加修葺于學則
修明倫堂東西二齋于廟則修大成殿戟門方屬意於
櫺星門侯適用薦而去十九年城武胡侯海者至繼周
之跡乃督工掄材大起櫺星門既成方屬意于兩廡
亦用薦而去矣弘治改元二年山右戈侯福至始謁廟
謂學明然曰茲不續造無成也遂圖其所湏逾二年

既具乃擇日事事舊虛崇東西各五楹則每增二楹復
高廣廡中木主香案狹小而舊亦易以新而大者殿前
地形卑下每釋酋遇雨登降惟艱則培而高之覆以甃
於學則築倉庾闢射圃凡門其牆及生徒肄業之所周
侯之所修而未備備而復壞者皆爲治之日期成其事
不必功自己出也八年工告訖學司訓武定康君紹儒
新城郝君鸞走書徵予記遣生員李鳳戴文信以速予
東鹿予同郡地弋侯又爲同年友義不得辭惟天下事

卒成于自同而敗於自異然自同者常少而自異者常
多故成事難敗事易也且爲邑宰於東鹿上有州有府
又有御史有都御史皆當請令而行者也苟一人之或
異則見梏而不敢行下有丞有簿有尉又有民皆當合
謀而成者也苟一人之不樂從則見阻而不可行况作
於前未必有繼于後繼于後未必保其終歆事之成豈
不難哉是役也始于壬寅終于乙卯歷十有四年創於
周侯繼於胡侯成于弋侯歷三邑宰中間所歷郡人上八

御史都御史及丞簿尉之屬又不止一人而卒無
異豈其事之成也亦有不偶然耶弋侯以其暇又爲
院公館雉樓南壇西壇後樹名木于邑治西四達之道
榜其東曰大司馬北曰太保西曰少保南曰亞鄉物
之曰賢萃蓋爲先達王公驥王公文賈公俊王公宗
而作俾邑髦俊有所法且有所慕是又起學之餘意
脫後之人不爲異推而大之於其敝也因而葺之則所
成尚多矣豈直廟學之成而已獨侯字文中乙未進士

祁州志

九卷

六

薦爲太僕寺丞胡侯字朝宗乙酉貢士薦爲監察御史
弋侯字尚潔丁未進士賢而有惠政累爲當道者所薦
其秩位未可量也予特記此修建之始末及其人之名
氏出處庶來者有所考若孔子之道則如天馬敢輒以
臆語形容之弘治八年歲次己卯夏六月編修清苑傳
珪撰

儒學題名記

上明以武功一天下以文教綴太平

至治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閔

國家之運而非偶然也祁爲保定屬郡而東鹿又祁之
邑其地沃衍高厚其俗淳龐儒雅故士生其間多聰敏
英偉重學尚文發身科第列官顯要他邑罕儔若靖安
德二公驥以文武全才歷兵部尚書四征不庭累功陞
少保兼吏部尚書大學士王公文以碩德奧學由
監察御史歷陝西憲使及理卿左都御史簡在

平州志

九卷

六一

心超拜今職二公皆起家進士歷敷中外豐功偉績
耀聯輝其他任方若司風紀歷職郎署者後先相繼
梯不可勝述詎非扶輿清淑所鍾然哉歲正統丙寅夏

監察御史廣信李公奎按臨是邑祗謁宣聖禮竟退

于堂因觀壁間大書累科鄉貢進士名氏而歲久湮

莫能盡識乃命邑令莆田黃君嘉勒諸堅珉以壽

遠俾後之覽者景前修之遺蹟與仰止之遐心務

德而稱之曰

知之名宦也其治經以之優又如此豈不有所感慕與
而思襲其遺休者乎會見繼武將來發身科第登顯
躋厚秩大用當世若早之將雲蒸山峙未易以數計詩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於東鹿有望焉御史公謂不可
無文以紀其盛予感命不獲辭述此為之記云翰林院
編修澶淵劉矩撰

後思亭記

政之繫人心也甚矣八蓋有要譽於一時一轉徙而棄

州志 九卷

三

若芻狗者惠也非之以也君子乎其政而人歸之雖去之
千百世不可忘固不思其人思其政也迺若今廣西秦
政盛公舊尹東鹿之政廢乎去之千百世而不可忘者
耶公名顯字時望出帝之錫山人景泰辛未進士拜監
御史立臺侃侃思事無言時政缺失天曠閣石氏用事八
首劾其奸忤

言左遷東鹿公視舊

政紊而不理圖維其新門辱園毫之

為今州縣吏多用

以給芻狗斯之直至或帝夜敗吾政小

以古人兄弟之義曰爾輩以昔人待我今爾兄弟不能
如古人則所以待我者我何敢當之二人悔悟復與爾
居鄰境之民間風而往來者日相尋於道公慰遺之民
曰吾黨不幸不得爲東鹿之民沐餘光然公仁愛豈不
間彼此賜一言足矣乃使自致其親與者來爲圖直之
感嗚服去癸未歲大饑公境內獨賴賑恤之勤晏然無
轉徙之苦向之流離遠近者日歸之初年編戶若干社
旣而增九社里巷之兒歌其政者有清如水明如鏡之

祁州志

九卷

六四

言頌聲載道達於

朝廷褒異之擢爲建邵武府太守邑人願終留之而其

長則曰吾儕聞公之寵祿日躋也今何敢以百里之
地終淹之哉旣去乃相與謀築亭縣治之東題曰後思

使去此千百世過此亭思公之政不忘於乎漢稱循吏
若何武者爲有去後思若公之爲東鹿嚴明而不近於
苛優游而不流於墮雖古稱神明之循吏豈弟之君子
無以尚之何有於武哉而人思之固宜然於是可以

民心之好德不遠三代今四海之大司民牧者衆矣能
庶幾乎三代之治而得人之思如公者何其鮮也公之
爲邵武則邵武之民思之如東鹿閩藩之臣以邵武旣
治而薦公夏守延平則延平之民思之如邵武公何以
得是於人人哉戶部主事王君表倫東鹿人乃道其邑
老范居禮及姻婭輩甄緒之意假予言記公歲月於庭
下之石雖然公之政在邑人之心當法之千百世不能
忘何侯予言然亦黽勉爲之記以風勵乎爲民牧者况

公今方參政廣西將來之用未可量因以使天下後世
知國家循良之有人而黜陟之有道也不亦美乎翰林
院編修晉陵陸簡撰

論曰文以紀事書遠自古所不廢于今爲烈故諸家
之作雖有醇疵異同然于時事均之有徵焉爾矣余
故爰稽舊志凡存之籍者二十三篇